改亭存稿

改亭續稿卷之四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梓

雜著

宋時趙元昊子尚有國我
太祖得天下其主來歸謁
太祖賜進士出身累官至太常卿意欲羈縻之一日
其國人脩一書來云太母老而多病萬一不起無主
喪者其人哀泣奏
太祖許其歸寧遣使送之至函谷關外有人馬數萬
迎謁歡呼而去乃知其主思歸陰使人作書速之雖
太祖之明亦爲其所紿也至今國於賀蘭山西北千

里夫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元昊自宋歷元及我
朝四百餘年而國尚存其勝於宋多矣豈遐荒絕地
所不爭故得苟延如此不然則宋祖之德澤及不
如元昊乎此不可曉也
江陵有伍員祠求記于唐之大臣皆曰江陵楚地也
員仇於楚從吳以興吳人祠之則可楚人不宜祠仇
吾聞申包胥爲楚乞師於秦立哭七日七夜卒能感
秦王興師救楚是包胥有功於楚者也宜祠胥矣於
是江陵之人改其祠扁曰申胥廟謂范蠡佐越滅吳
猶子胥之於楚也而吳人反祠于三高則亦不免於
祠仇矣吳之君子宜據伍員例去之

讀皮日休鹿門隱書六十篇其間儘有出人之見但謂聖人爲天非可脩而至以孟子予何人舜何人之言爲非是則惟狂克念作聖之言古人豈欺我哉顏子亞聖非由學而至歟又謂伊尹一介不與人不取人爲非是其所處近乎執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雖天下可也以伊尹爲執則恐天下之守廉介者藉此而易其操矣又曰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夫道與法非二事也謂之行道守道則法在其中矣何乃分而二之朱子曰道兼法則而言孟子遵先王之法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豈外道而言歟吁是以知立言之難

昔羊叔子見王演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二公有先見之知如此王安石在當時文章節行為世推重人人以為他日得志必能為國家建鼎鉉之勳獨蘇老泉以其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譏之且曰他日吾獲知言之名而天下被其禍有識者見事於未形其老泉之謂乎後與司馬公同朝行青苗顧役等法司馬公作書詆其非讀之使人心爽快可與胡銓書並稱之

蘇子謂六國時若句踐無忌田文趙勝黃歇之流皆能養士而智勇力辯之人皆收於囊中其所遺者皆

橫谷無能爲之輩雖欲叛亂莫爲之先所以得久有其國至秦始皇逐客豪傑皆散於四方遂肆其智力一呼而能亡秦愚以爲不然秦雖逐客以李斯諫而止卒與爭天下者非堅白異同之流擊劍雞狗之徒始於張陳繼以劉項固未嘗爲秦客也顧當推其本原始皇以虎狼之資肆行殺伐而以趙高李斯商鞅佐之而二世又以殘虐繼之其爲國命脉先已斬絕欲求其久有天下得乎此固非逐客之罪也

蘇子由三國論謂劉備之才近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且謂高祖以不智不勇而困項氏之智勇其道有三一曰據形勝之地二曰收出奇之將三曰

有剛銳之氣而不自用以爲皆非劉備所能也愚謂高祖都漢中與備同地用孔明關張與三傑同才備自將以取敗而高祖亦自將以被圍其困敗亦畧相當但高祖遇項羽勇而無謀而良平謀內韓彭謀外始終久賴其力備則遇操權智勇兼到是二羽也關張不久被害孔明將畧持重範我驅馳無韓彭詭遇之術其時其勢比之高祖有甚難者所以成敗之跡如此若曰自用其智勇卒以取困則操之自用亦甚矣何以成功

讀司馬光讀玄之論揚之學爲大儒孟子荀子殆不足擬而以[illegible]揚雄之言爲不知揚子者夫揚子

作太玄以擬易易之道於天人之蘊至矣備矣揚子欲自引而高乃作玄以擬之是猶以丹青繪天得易之糟粕耳蓋玄之義淺而易見易之理深而難知故光獨稱玄而不知易有以包乎玄矣是猶過及肩之墻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

嘗讀褚淵馮道傳淵屢賣國自以爲得計至其子亦卑之不欲襲其爵道則厯事五季恬不知耻自號長樂老及讀宋吳思齊謝翱傳翱見文天祥被執以死號哭失聲登子陵釣臺設天祥主再拜作歌招之思齊棄官歸隱作俟命錄賦詩別諸友與翱及方鳳遊浦陽仙華山酒酣談時事氣鬱鬱不得伸北望慟

哭而後反嗚呼性一也在馮褚則如此在翺翥則如彼何哉雖然以楊雄之賢而有美新之喻則馮褚又不足言矣

松之司獄一官一吏官吳姓吏李姓二人性氣甚相得一日有劇盜破械而逸官吏皆得重罪官曰某主之非吏也吏曰某得財故縱官初不知爭之甚力雖搒撻酷加不易一辭上官不能決兩罪之吳先遣其家歸盡以衣飾供獄李粥旧屋亦務盡其在獄事吳如平日越六年部使者慮其冤奏釋之吳貧不能歸而李妻孥俱死乃相誓為僧同居一小庵大家憐其誠施與貲多積千金丁鑄以專渡瀲山湖邊流遊

見船尾躍至魚二僧買而放之湖忽霹靂漁人見而心動因停舟將害二僧忽一舟從南來有二魚躍其舟傍不去舟人疑之僧因大呼遂擒漁父于官死于獄

賊檜誤國當時士大夫無不切齒而高宗任之不疑於是左司郎中范墦欲與吳益相約論奏胡先發之胡之貶璠又贐其行時胡璠尚未仕欲誅檜而未能乃於堂階手植六檜摘其篇曰六檜堂蓋以六戮同音以示檜之當顯戮也後璠一出即爲權奸所疾僅至通判而止吁惜哉

朱文公提舉浙東常平因以文移郡除去秦檜祠

中具述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爲圖以獻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願中作秦城王氣詩其勢必如曹操而後已操祠後亦除去與檜事正相類可見天理之在人未嘗泯滅至我　朝吳訥官浙江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乃高宗製孔子及七十二賢贊其像則李龍眠所畫也其後刻秦檜記文大抵皆斥當時主恢復者以爲悖孔子之道訥即磨去其文亦足以繼朱子之意矣

古語云大潔者必有大污今之以道學自居者其自視甚高若顏淵子貢不足爲者考其行則亂人倫滅天理循乎僧之術設陷穽之機比之庸人反不逮

焉是巧於避名而不知人之覩其肺肝也昔蔡人有列宗子泓者性好潔惡汙不及其膚見之即噦且吐而獨喜足紈以爲椒蘭之馨也獨何心哉

君之權下移於臣則致操莽之禍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天子太阿倒持未有不害者也惟夫之於妻也亦然夫之於妻毋蔽於愛而昧於理掩於恩而忽於義衽席之言聽之如飴久而陰必抗陽而視其夫蔑如也家人見其移權可以禍可以福也而趨之視其主蔑如也故君子之處內以剛爲主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其示人之意嚴矣昔齊王以大臣專權爲問陳軫對曰淄水有兩叢祠其尊者不能禍福人無

一人饗之其卑者惆悵人甚瞧人持酒脯者袂相接是尊者擁扉位而卑者握重權也齊王嘆曰此非一日之積也過在寡人

种放為諫議大夫賜假遊嵩山真宗餞之於資政殿侍席者見詢王欽若朱巽戚綸皆列坐獨放北面對上其尊禮之可謂至矣酒半上作詩送之而四臣皆和榮亦至矣放奉母歸山母好道家術放遂不娶以爲遺棄人間富貴及張齊賢薦之拜右司諫四遷至工部侍郎夫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放以山人要君而高爵厚祿未嘗不受於出處之道乖戾甚矣

字學之有衆而詩學之有于矣識兼衆妙所謂

大成者也他如歐陽率更之勁拔褚河南之清
遠蕭散張長史之草聖顏魯公之雄秀姚少師之新
奇猶韓柳韋白各得一家者也
元時陳佑上三本書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
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三曰人才治本選舉
之方宜審許約陳五事一曰開經筵二曰立諫官三
曰祀勲臣四曰定配享五曰舉遺逸馬祖當上十五
事多朝儀宮闈之制惟制禮樂而緩刑法重三公而
去襍流慎選守令以安民嚴立侍衛以防變未言重
農桑以敦本此五事爲切要然比之二子所陳則其
輕重緩急又自不同當時宰臣以舉遺逸疑其有所

爲重三公疑其有所趨故其說不甚行惜哉
國初葉居升上萬言書言過事有三一曰分封太侈二曰用刑太繁三曰求治太速學士周叙在正統間疏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親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廢政給事中程信土木之變守外城進言五事一曰新號令以振軍威二曰養勇敢以備緩急三曰召勤王以遏南侵四曰設武備以防內變五曰養銳氣以備戰守又陳固本十事一曰敬天二曰求賢三曰納諫四曰謹災五曰節用六曰詳刑七曰選將八曰練兵九曰尚儉十曰隆師侍講劉定之亦進十策一

[illegible]陝二曰守禦三曰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陝七曰選將八曰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議者謂諸公以安民用賢二事在軍政之後撫民德學二事在撫陝之末則先後不倫矣意者時當變故戰守爲重故先其所急耶不然則以諸公之高識未必不知此也

讀西涯集其作劉志傳云志不信老佛嘗勸其公毀佛像年未五十得奇疾以死人以爲毀佛之報近日魏莊渠提學廣東碎六祖鉢及火其袈裟後歸子孫相繼死莊渠亦得耳聾告卒不知者以劉志事擬之愚俗之見不可解如此

鄭雙松先生以帶下醫傳世信義足以服人日坐藥肆中市物及其門請先生命懸於壁不敢少銖兩而先生與之錢其人亦不擇而收之其相信如此後其孫育字鑫孫酷肖其祖終日閉門不與人接足不踰戶閾動以累月計人謂有雙松之風

碩恂字惟誠未齋父也為人清謹不苟贅吳主政襄虞為婿與許姓者同貿易相信如一人凡出入彼此推赤心市人以為難一日襄虞從容謂之曰汝與許氏子同事亦當留心公應之曰我若留心彼亦留心事遂解矣襄虞公悔失言宜其有子孫之昌也

愚兄弟創設醵議立義學一日鄉社祀五土五穀之

祠春秋二仲擧行前一日約與祭者次日早集設二卓祭品中設牲醴香案迎神共拜三獻畢合鄉人皆跪讀鄉約然後讀祝送神再拜享餘其里中有孝子節婦高年及貧不能婚葬者量給以米一曰里賢予里多仕宦及壽官於集慶院立祠設主約其子孫亦春秋二祭祭畢享餘於祠一曰祧祭伯兄以祭止四代始祖先祖久而或忘故凡祧主皆存於先親行祠每過冬至立春合族之人祭之其禮與里賢相同已上皆有祝文見別卷一曰義田先禮部雖不置義田而其周給宗族不使饑寒其訓惓惓若猶在耳予量給以田伯兄定春秋二季給米布後兒子榮及世儒

又給以田元儒給米布故各族人不至甚貧亦化親之賜也一曰義學每年予兄弟請一師訓里中童蒙如此者二十餘年不變近年溫飽之家各自延師而小家輙附從之事遂寢巳上凡五事其詳具於義舉録子孫當世守之勿替可也

予嘗施恩於人不惟不報而反以無禮加焉其列於衣冠者不敢言其次有一二親友憐其貧與之資使之貿易取息甚廡每歲底稽其數則其虛數以對予信而不疑迨四五年方知其浪用空竅也使人與之言則其人悻悻色厲而言迅然所負動以千計予欲施之官則念親情未忍彼故買抵瘠田倍蓰其直不

當十之三予隱忍受之更詰其餘則曰奪我產我將
與詞人力[illegible]的子不平而予一哭容之因讀燕書見齊
人西王須爲[illegible]忠宜輩入猩猩穴中資其養得
生後一年有賈船泊岸[illegible]猩猩引西王須登舟舟人
義猩猩而西王須反欲捕而刺其血舟人惡其忘恩
也投于江事頗相類併書之

孫瓊字蘊章任秋官郎中時提學御史司馬君甚重
公公第四子某欲遊泮宮司馬君訪公坐談久之且
問公子弟欲入學者幾人公始終不言其後繼之者

有虞公竹西任四川少參乞致仕　蜀府贈以扇千
柄公峻郤之

朝廷賜其祖兵侍公葬祭銀千兩公止費百金餘皆還官以貧終身人每以二公並稱之

嘗讀李西涯傳里中故老雖小善不遺亦君子與人爲善之盛心也予里有浦海者其母年八十每起席必懐果核以遺母母病湯藥必躬視之言輙流涕有胡杲者事母至孝毎夏則持扇與母袪蚊冬則温母被雖甚貧不弛色養二人未嘗知書而性孝如此人性之善可不徵諸

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蓋人之忮心與貪心無窮凡人見人言某人病甚則有欲其不起之心見人言某官爲事則有欲其落職之心見人言某官起

用則有欲其不用之心非但大事爲然雖小小禍福皆欲其禍而不欲其福不但與仇隙小嫌者爲然雖與之無怨無德者亦無不然此其故不可知看來只是忮心勝不欲人勝於我故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

或問脩養之方曰莫如節欲醫書曰外實不如內實以藥食肥甘補外而內欲不節無益於身不如一意寡欲而以節食少勞省氣少言助之則內養之方無出此矣若專事仰經吐納又最下採陰之說不但無益而且有損

或問息爭以何道曰近見兩人爭一事其一人先訴

今吾已是其一人後訴全說彼非予徐審之兩人各有是非今但見己之是而不見己之非所以爭鬪不息甚至於父母之恩亦見其不是屢況他人乎此自訟者之所以難也

吳淞賦 壽時皐廼堂八十

緊吳淞之浩渺兮著禹貢爲三江東馳滄溟之迅速兮西圈震澤之汪洋倏魚龍之出沒兮漾日月之晶光滋三農之粒食兮紛賈客之帆檣肆江神之效靈兮錫遐嘏於一方惟予南濆之鍾秀兮所得於茲江者不少譬彼盂甕以取水兮分量各隨乎大小或得江之清氣兮則簪纓相繼於諳老或得江之厚氣兮

則其居相邇於湖湘或得江之醇氣兮則耄耋相承
於壽考兮今孺人之躋上壽兮皆一氣之相保尭矍
鑠而益壯兮降誕值乎小春嘉令子之純孝兮樂色
養之欣欣喜蘭孫之羅膝兮秀穎列乎儒紳開北海
之清樽兮來東山之故人網江魚之入饌兮採江花
以樂賓送板輿於花前兮增笑語之精神茲非一時
之偶兮寔江神之幽庇占孺人之難老兮見曾玄之
萊戲慚予亦年踰乎古稀兮慕避齡而心企引兕觥
以鯨吸兮醉太平之滋味願壽域之宏開兮俟亭壽
之元氣上吾人黃耇之繩繩兮與長江同衍於無替
漢明帝問張重曰汝家日南應向北看日重曰

雁門不見壘雁爲門金城不見積金爲郡
日南本郡名看日難同北金城與雁門其辨頗明白
人君無戲言多言不如默
郭璞嘗爲王導作卦曰公有雷厄可往西北截
栢樹一枝如公身長至寢處可消數日雷擊碎
栢
郭生有奇術栢死王導存雷神果有意何不擊王敦
伯仁死非命導死不足論
姜詩妻孝姑姑好江水妻出汲值風雪歸遲詩
逐之往鄰家紡績市珍味遺姑忽有泉涌出味
如江水

風雲汲水遲遲山蹊資給嗟嗟妻生者何不身自汲試槪負米心誠孝不可及

子貢見抱甕灌畦曰桔槔日浸百畦不愈於抱甕乎其人曰有機事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

抱甕本勞苦桔槔誠便易機心從此生凡事放於利所以古人言守拙强用智

詩

送趙蒙泉大巡

行行驄馬客詞苑舊名家爲政今包拯清才古孟嘉天寒人對酒歲暮雪飛花海內誰知己思君兩鬢華

送王肅齋大參得平字

自古通才少如公實稱名臺端專執法民牧得司平海上風烟息江南雨露并無人能借寇西望獨馳情

送翁僉憲之任

學足青錢選才高白壁光較文甄大器抗疏擊權璫善政歌三邑歸心夢一航賢勞方簡在萬里發康莊

送漢文再赴興業

送子還之任文旌萬里程高懷自山水壯志合功名北雁連天遠南雲隔隴平小齋添寂聞對酒若爲情

送萱鶴溪和韻

踪跡平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遊青山孤鶴夢白髮一狐裘

擬泊吳門夜推遷楚國秋人情諳欲盡短刺向誰投

鶴亭

何地着胎仙幽亭野性便舞偏宜竹月飛或避茶烟
樽俎坡翁夢琴書白傅船悠然吾意適相對伴長年

伴松

老幹龍鱗細相依不計年醉遲新月下閒撫曉風前
亂掛雲無意幽棲鶴有緣何時乘午蔭攜榻共高眠

壽閒庵

高僧長入定老去尚耽禪學道今文暢談禪古貫休
戒嚴雲壑峭心靜月潭幽自得延年術何須物外求

壽東齋秋卿五十

百歲纔踰半弧懸春日輝有官惟佚命無過豈知非
鼎爇青烟細盃浮綠蟻肥年年爲此會高唱鶴南飛

壽秦役齋七十

多君敦交誼七十共年華官況輕元亮詩窮過孟嘉
清樽賓雜沓矮屋樹交加我識乘除理緣知壽域賒

北川爲潘子陽賦

北望潘安宅川流匝屋寬宣尼與浩歎莊叟快奇觀
星斗浮光近虹霓吐氣寒春雷化桃浪回首笑泥蟠

挽葛大參木

德人傾世早考譽漫空存清白承家訓賢勞報國
恩撫松悲幻跡攀栢見啼痕千里緘哀什慇懃慰後

其

除夜懷二子會試

除夜懷人迹悠然惜兩雛琴書游上國風雨計中途野艇沖寒泊村醪入夜沽鄰家能卒歲樽俎共圍爐

耽隱

習懶辭官早知衰教子忙殘盃迎曙興素箋寄詩狂卧竹便低榻看山慣野航年来量筋力只合畢深藏

晄曝

煦煦傾西日悠悠垂老人相依真可愛獨坐欲生春背暖疑添絮顏酡似飲醇無由獻 明主僅足養閒身

雪

西風吹玉屑一夜混山河凍雀投林少埋蝗入地多
詩成肩並聳字澁手頻呵獨有新豐客冲寒為解和

送陟臺先生北上

試擬君侯政公平若秉衡端嚴山獨立節操水同清
赤子沾慈惠青年訪老成雲霄千萬里今日是初程

候儲村二槐裏齋蘇行

三友侵晨發振[illegible]午停心同時訂約道合久忘形
禾黍千村綠麥漸兩岸青今宵成勝會詩要醉難醒

琴泉

無絃[illegible]不自[illegible]情[illegible]去依松古看來淡月情

[illegible][illegible]心猶寄[illegible][illegible]眼偏明我欲携新譜從君一品評
原譜分上中下三品琴譜尤多

壽錢春林

醫師多壽考種德本吾心 香滿杏花屋雲連椿樹林
爐分青篆細杯泛紫霞深我忝通家後慇懃賦短吟

久熱

暑氣何滯滯相將四月餘倦眠時握扇愁坐每抛書
夜蝠晴偏出秋蚊晝亦袪廣寒無路到空自入窓虛

對塑像

誰肖先生像依稀一故吾 無言君自默有氣我能呼
對面分生死從心認有無到頭終化土徒爾費工夫

送朱仰山北上次山齋韻

送客婁江樹垂楊拂曙烟登樓雲外驛載酒雨中船
赤縣三年望丹心一寸懸天衢方發軔簪紱本家傳

宴孫子仁古樹軒

五世存交誼多君實象賢逃名真市隱立行本家傳
喬木供清玩幽軒愜醉眠休論百年事對酒且忻然

夜醉

挑燈寒夜酌死儞學村庄坑火容安坐壺漿許細嘗
紫蔾供野味黃菊剩餘香布被蒙頭睡悠然入醉鄉

望[illegible][illegible]山遠

我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嶽寸賢勞不能辭增賦遊金臺

送君至望亭望君還復來好酒為君酌好懷為君開
仙舟起便風恍惚歸蓬萊相從恨無策水次空徘徊

思竹為張塾師賦

竹亭古君子登科任民牧清操逼人寒幽亭數竿竹
生子幼而孤思竹親在目孜孜讀父書書聲振鄉塾
矗矗長龍孫雨露定沾沐繩武喜有人一笑歌淇澳

養拙為王君賦

人言乞巧難我道養拙好巧多反成災拙久名可保
養拙樂坦夷養拙無煩惱拙可怡性情拙可增壽考
不屑較錙銖不欲分白皂譬彼璞玉完外鈍中杲杲
我愛養拙翁謀生何草草讀書謝紛華惟以拙為寶

我性與翁同但願同翁老

壽徐浅庵同年兼邀入社

清時重同年遭逢良不易予與徐浅翁况復篤交誼慙予齒差長七十翁亦企有官服金緋有子更秀異人生貴多福翁福徐以脩多翁善持盈孜孜修道義斛巾漉清醅祝翁期久視四座發歌鍾雜沓賓朋至勝會不可虛耆英雅宜嗣

鐵松壽蔣大夫

物壽莫若松鐵松更稱壽風来清作聲雨過翠成溜閒看欹漉巾醉撫便吟袖偃蹇益堅歲寒色逾秀高標拂烟霞直氣勁是[illegible]秦大夫封德隨君子茂

何時浴清陰一洗胷中痾

陟臺爲宋侯作

嗟嗟怙恃恩劬勞寔生我童孩忽見背我生何坎坷
瞻彼參天臺千古號風火松楸欝新阡卜兆臺之左
墓木久已拱憾魄亦安妥夢寐久羨墻欲見終不果
殷勤陟臺顛瞻望無幾可臺高風木號雲飛亂成朶
舉目不見親觸物淚空墮

古逸

陳翁善種德厥號稱古怡殷勤奉　王音古逸尤絕
奇轉換一字閒衆善應無遺何以謂之古淳朴元不
移何以謂之逸優游樂天彝快哉無懷民帝則順不

違靖節與康節二老真吾師生子貴且賢　封章恩獨推華堂稱　天語照耀光陸離碩翁長健在詩酒陶雍熙

壽杜玉池六十

遥遥杏花塢隱隱歌鐘聲入門見衆客濁酒交相傾偶逢長生宴二美主客并詩歌滿四壁盈耳鏗韶英主人挾神術何用卜長生歸來成短律聊以旌吾誠

壽庚明府八十

行行綠川道聚徵同年家中有一老人上壽良足誇自言宰都邑政譽流聲華歸來守窮約南山弄烟霞一身寄厥志景光晚更佳堅比山不搖貞如玉無瑕

纔緩古落字空遞人不遐吾當陪杖屨自幸遂生麻

年年當九月來醉離脚花

病中苦熱三首

酷暑人人畏難堪在老年吸猴長是渴揮汗不成眠

晩浴直遊釜晨炊逐避烟何如赤松子散髮濯清泉

酷暑人人苦難堪是病餘天威加桎梏人道謝襟裾

汗汝頻揮扇神昏久廢書何如陶靖節高臥北窗虛

酷暑人人避難堪獨老夫煩心懸赤日病骨在紅爐

岸勢田俱裂河流井共枯何如鴟欄子拂塵倒水壺

攷亭續稿卷之五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寄錢桐溪同年

清時間郤老尚書公輔才猷君水居勳業兩都難並駕江湖滿地獨懸車花前壺榼春盃暖松下碁枰月檻虛媿我無成徒徙羡白頭空守舊茅廬

夏松泉巡撫平海盜

梁公雅稱旬宣寄范老能兼將相才海上風波驚復定江南天日喜重開潮回戰艦收旗幟雨過耕犂遍草萊我亦山林沾惠者詩成中夜望三台

感時

老景其如惡況何涵天巨浸急催科枯槔遍野閑人少鞭朴盈庭漸見多忠靖舊規誰整頓文襄遺澤盡消磨甦予無用醫民瘼漫把愁懷付短歌

病起

易來難去病魔纏一去令人頓爽然上下無時號游火呻吟盡日苦炎天緣知禍福皆由我始信精神不及前從此甘心事安養蒲團打坐學枯禪

哭矯翁

六十餘年好弟兄悠然長逝君爲情元方道誼三吳重大宋文章四海名閉户藏脩安壽考埋頭著述盡平生可憐獨對儀床影風雨時催老淚傾

挽顧未齋

六友論交五十年鄉評藉藉至今傳　三朝相業推君獨千里緘辭慰我專儀像定追麟閣畫文章應賜石渠鐫薰風滿路迎歸櫬落月空梁思慘然

哭東雲

獨憐吾姪忽長遊轉眼風光又一周地下可能從父母人間依舊有歌謳孤兒最苦公私擾病叔空餘涕淚流因念高情頻入夢覺來零雨冷颼颼

寄挽余竹城方伯

同年心事兩通知低首輸君是我師直氣獨稱真御史壯懷誰識好男兒歸鴉古寺燈前酒立馬長亭雪

後詩聞說賢郎能繼武慇懃千里慰遐思

吳江秋泛偕張石川聽琴

涼入村墟客漫留畫船簫鼓為君遊巨鱗觸網迎張翰高節鐫詩惱賀休酒量毋因新曲長琴聲都付大江流明朝又有東林約自咲奔忙過一秋

自壽

自慙虛度六十八筭到古稀剛二年間處了些詩酒債老來望卻子孫賢耆英會數餞歌咲梅竹居深稱醉眼更喜登臨筋力健一擔風月壓吟肩

秋日登山和西洲韻

一年能得幾看山趁此秋晴日日閒高閣香沉人歛

去古松陰合鳥飛還殘碁心苦遥聞磬老衲容枯獨
攜閑遊癖向來元不減任他雙鬢自斑斑

壽朱玉峯先生

秀毓呭陽岳降神恭膺百福自天申堂堂士論推宗
老籍籍鄉評重德人洛下耆英高並駕吳中山水久
藏珍遐齡獨爲蒼生祝坐鎮澆風日化淳

杜次谷雪夜過戎以詩見示荅之

老年催偪尚吟詩貧見先生有熱持手盞不堪新泛
蟻腰鉤無復舊蹣跚二物皆爲甘貧社甫書空夜秉
燈玉猷訪雪將要識楚弓非得失莫教愁鬢暗添絲

閒居二首

自入春來日日閒柴門無客喜長閑枕書穩卧依高
樹呼酒清吟對小山葉暗新枝花蓋落泥添故壘燕
初還從今識得偷生術不放愁催兩鬢斑
絕送春歸又麥秋無端終日醉鄉遊貪看山色舒青
眼怕見花枝咲白頭抱甕陶潛三徑菊推蓬范蠡五
湖舟時人莫訝于偷惰事到衰年自合休

玄墓看梅

兩岸野山初霽後幾村梅萼欲舒時倦添筋力還遲
酒閒美風情只費詩新月半籠尤掩映短墻斜壓影
參差可憐驛使無良便不得慇懃寄所思

和鄭文峯秋興八首

蕭蕭落葉爭踈林西望群峯萬笏森老去典衣償酒
債閒來携榻傍花陰龐公隴畝年年事竇氏書香日
日心恠底愁懷禁不住月明村塢幾家砧
獨坐江村水檻斜一簾秋月倍光華凝狂未肯驅遊
癖老懶還堪理釣槎農事漸登聞隴笛王師遥憶走
胡笳高人傳笑談心曲醇酒澆愁醉眼花
渺渺秋波浸落暉臨溪盤礴受凉微雲歸矮屋依簷
宿鴈帶新霜隔隴飛介子孤標人共棄潛夫高操世
相違獨憐山月停盃久更喜江魚入饌肥
新凉池館理殘碁賦罷樹成宋玉悲白屋文章虗壯
志青雲事業負明時宜鴻得意回翔早伏馬無能被

斥遊十載江湖成穩夢　九天宮闕動遐思

聽起無聊對碧山恍然身在白雲間孤松自撫閒心適好鳥相求樂意閑剩有殘經遺後俗苦無良策駐頹顏愁中忽訝驚人句直占曹劉第一班

新霜冉冉忽盈頭虛度人間七十秋病憶交遊勞遠夢老耽詩酒惹閒愁孤懷敢比雲端鶴浪跡真同水上鷗最喜使君容納履一番清話識荊州

學書學劍兩無功到老紛歸醉夢中聊隱每慚高士傳藏修空慕古人風巾中短髮霜欺白鏡裏衰顏酒借紅月色滿庭眠不得狂歌聊復惱鄰翁

百里挐舟去路遙一篙秋水滿西陂江鄉獨我真漂

梗雲路何人似折枝白鳥遠隨寒浪沒紫烟疑載曉山移懷人不見空惆悵高樹風生玉露垂

自壽

七十年来福履優每慙非分迓天休半生田野莊椿老滿眼兒孫竇桂秋道德初心真自負安閒晚景復何求一尊且對黄花醉舊日交游幾白頭

壽龔西野太守

高名直與玉山齊拂袖歸來緑野西　北闕沾恩懸日月南州引領望雲霓松筠有主園清蔭猿鶴多情戀碧溪從此逍遥躋上壽年年佳宴坐分題

自訟

虛度光陰七十年古稀爭似古人賢身乖道德心終負學欠工夫過未漸番首窮處今已矣噬臍末路亦徒然區區餘勇還堪賈只恐駑駘枉着鞭

壽李成齋

快雪初晴壽域開新詩濁酒爲君來蘇湖久被胡公化藩國元推賈傅才一片心田勤種德百年身計拙生財醉時共把茱萸嗅多是淵明手自栽

雨後未齋園看梅有感

昔年曾此醉清歌今日歌聲感慨多世事傷懷空對酒梅花着雨欲辭柯一時唱和留題壁千載風流逐逝波老我微軀猶健在循簷高興未消磨

中秋卧病

去年猶疾説中秋今日中秋捧藥甌病到衰齡容易得時逢佳節若為酬歌聲隔水喧華屋月色沖簾照白頭自引一盃聊復爾嫦娥應哭老風流

賀東泉得子次朱翁韻

辰光卅卅正熹微還把長庚夢裏輝想送此時來孔鸞鶩騰他日比雲機即看繞屋香成陣便擬收書堵作園開説大開湯餅宴一瓢春酒醉雄飛

新得張氏園賞梅

西山曾記探芳姿此日名園得自私幾樹寒香堪索笑一林晴雪以催詩悠悠亞對人然憂戔戔墅石盃

醉時莫訝白頭貪勝賞老來遊癖苦難醫

賞燈

人生難遇兩元宵幾夜觀燈醉眼驕歡笑一堂開火市輝煌萬點耀星橋珠光掩映揺紅蠟畫影玲瓏出絳綃恠我衰遲能久坐數年還乞老天饒

漢文閏正月生辰

難得懸弧逢閏月偶當開宴正晴天一春樂事看山屐百畝生涯負郭田未老辭官惟舊業及時教子有遺編從今花甲應輪數長見新正再閏年

輓姜時川同年

稀齡甫及竟遊仙偕候我衰軀已孑然骨肉論交嫌異

姓科名出仕忝同年乾坤生計留書債山水風情剩
畫船再拜儀床揮老淚夕陽門巷鎖寒烟

新得張氏園

十畝芳園倚古刹四時好景供衰年高峰特立雲氣
繞活水廻抱天光逕入簾香雪訝梅落進户綠陰驚
柳眠獨樂平生非我志時有詩人載酒船

王求溪過訪惠詩次韻荅之

花滿南村雨乍收門前忽繫故人舟重來最喜顔如
舊一別俄驚歲復周往事傷心增感慨新腔盈耳屬
歌謳殷勤笑我留青眼嬰躁輸君尚黑頭

后坡第賞牡丹二首

暖雲深處挹紅芳勾惹閒身幾度忙只爲主人誇富貴不隨凡卉鬭馨香輕澆濁酒添春暈斜倚東風怯曉粧謾撥箏琵須盡醉花來還學少年狂

天然標格壓群芳宴賞平添一倍忙未許桃梅誇豔色可堪蜂蝶竊餘香臙脂枉費時人畫雨露偏滋宮様粧醉後定拚花下睡東君應笑次公狂

舟中賞紫藤花

萬朶玲瓏解惜春柔條臨水似垂紳花開正傍二三月舟泛剛容五六人蹴刺衝波魚自樂翩翻拂席鳥應馴呼童採卻盈筐薦酒還堪當[illegible]尊

賞薔薇花

白白紅紅相鬬妍不妨呼作卓女遇月明猶子中秋
後庭喉撥人立夏前閙陣金釵應有一簇雲裳粉泣
三千猶公勝賞依辭醉欲把芳姿又一年

鄭前山西席思歸有詩用韻留之

冉冉薰風吹葛衣小園過雨夜凉微聞吟碧海生新
月獨坐青山映落暉石砌花殘春去又柴門草長客
來稀幽亭詩酒陪清話賓主情投未許歸

送嘉宗馬君為沉秀才作

君庚自是人中英高科掇拾颸芳名花封分篆沛仁
澤一勝春意涵蒼生孝肅才華清獻行三年小試牛
刀手遂良殛賊乘至公路碑藉藉鑴群口名騰薦剡

將朝　天　帝心簡在膺超遷擴忠報國勤獻替高風直氣峨峨顛可憐赤子嗟無告滿路攀號扶老羞數中感泣誰最多沈郎恩重難報千詩盡圖來索詩殷勤心事誰復知詩成相對生感慨壽山極目增遐思

壽呂後齋八十

玉峯之山高倚天玄宮梵宇來群仙要元之水清且漣盤紆百里浮雲烟中有老人洞府[illegible]居獨得仙方傳聰[illegible]眼明鳴歌一千風長河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施瀾激古官任人做我保名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幾見孫[illegible]歸來深住百柳川王山在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局史

一編倦來呼酒醉後眠太平優游不知老直與玉山晏水同綿延

若熱歌

人皆苦炎熱而我獨無苦問之何云然貧富本非伍綸給生涼紈扇風槐蔭重重集庭户苦茗初嘗更蔗漿寒若清晨不知午一日扁舟偶入城肩輿冲暑入公府絺服纏身帶束腰赤日烘人天尺五今朝識炎威非日居樂土方知貧困人日日坐焦釜但願薰風滿舜絃吹散呻吟盡歌舞

仰山歌

朱君持短卷來索仰山詩問君仰山何所取欲言不

言先涕淚徐云先人半山號因橋取義理或宜自從捐養二十載羡牆在念無從追朝夕仰德此心何所發發之名號聊以旌吾私爰乞教章引群玉傳之世世可比商鼎同周彝嗟嗟朱君孝念良可嘅薆我浩歎攀柏悲至今橋南山在北舉目見之興懷思思親不見親二物此山此橋終不移嗟嗟朱君立身顯親嘗盛時出佐京邑名四馳先公地下應含咲種德還自雎陽遺況有達尊王峯老造就人物如爐錘君歸求之有餘師孝名直與山同垂

壽梁野雲歌

君不見老杜作詩到底窮聲名上遠來元戎又不見

逢年壽[illegible]鄉里主席[illegible]次矣一丈夫窮達不關
頭與詩酒憐憂何須[illegible]者遍瀛毛遊風留
不住時光[illegible]守窮劍[illegible]鳳凰池[illegible]翁他文學李
自有名人[illegible]不知我老幾幼尋廣爵
詩被[illegible]見人不識王郎才幾何官職[illegible]中若浮雲不能
滿首錢開口大笑登稀年自言平生好遊覽名山勝
水殿[illegible]遊遍也曾踏瀟湘望九疑也曾探禹穴登
武夷也曾棲西湖看六橋三竺拂雲宮闕也曾泛太
湖覽七十二峯栖花月也曾戴儒冠施絳帳坐皋皮
也曾侍王侯歌舒寵醉淋漓歡舞年來倦漸覺離鄉
賦歸來療省舊風騷收葉選斂詩書家置屋三間酒一

飄從教烏兎手中擲六丁六甲隨時謝老顏自此還童少老夫時陪杖屨坐春風江湖瀟灑兩漁翁

時川園同野雲看梅不遇二首

小園紅紫鬬芳菲深掩重門客到稀咲我看梅如看竹逕應不待主人歸

梅花數點逐風飛一夜苔痕帶雨肥此去不須留姓字主人元識謝元暉

喜晴

片時靜坐冊回爐終夜安眠自喜閒只有些兒忙未已發拈詩最好看山

[illegible]謝山次時川韻二首

月明山影落平湖一箇漁船酒一壺聞説諸公結詩
社可能容得野人無

置身常在白雲間萬頃湖光四面山説着湖山殊有
意幾人曾此一偷閑

村居閒事二十首

紅入疎櫺日影層紙窓閒看觸飛蠅由他簷鵲頻相
喚老懶于今似老僧　右曉眠

近午天晴風色和怕寒其柰老年何蕭蕭團愛向簷前
坐日與長安遠不多　右午曬

亭亭殘日下西村幾樹歸鴉靜掩門都咲陶潛偏愛
酉背青一片對青尊　右挽酌

攤起無聊只讀書讀來無用愧何如而今但好消長日惹得傍人咲蠹魚　右讀書

詩中情景浩無邊盡出鳶魚性裏天七字吟成天趣發朗然歌向晚風前　右吟詩

薰風葉底勾蟬咽落日稍頭借鳥嘍爲此傳來方法好旋添新水旋添泥　右種樹

一瓶新水早呼童灌得花開滿眼紅花好人衰殊不稱只將春色付遊蜂　右灌花

雨過蚊蠅點竹斑呼兒旋洗亦清閑詩成踈節宜深刻莫遣高人醉後刪　右洗竹

小山兩座傍花低三徑相通草色齊幾夜月明看不

厭也擲奘影落清溪　　右看山

龍團一撮煮馨香頃刻風波沸小鐺不學盧生厭七碗磁缸只勾潤詩腸　　右煮茶

玉爐清晝爇沉檀風細疎簾紫篆蟠坐到靜時塵慮息直教神氣入泥丸　　右燒香

看盡人言養性靈卻教老眼飽丹青一灣活水園深塢萬個脩篁護小亭　　右掛畫

烹葵每向春前軟剪韭長乘雨後肥笑我灌畦如老圃卻將閒地種薔薇　　右灌畦

高樹亭亭蔭露臺日斜風靜絕纖埃攜將桃簟容閒臥還憶先人手自栽　　右樹蔭

剪剪幽香何處来滿園紅紫一時開明朝只恐東風妬又見殘花襯緑苔　右花香

團團銀鏡忽中天雲斂風輕夜爽然小試薄羅閒坐久滿庭花影露娟娟　右月夜

村落行来竹樹深家家青蔭欲成林分明畫出柴桑景誰似淵明有素心　右村行

渺渺吳淞百里遥鴈汀鷗渚屬漁樵画船簫皷尋常樂網罟層層趂晚潮　右江行

歌曲由来貴有傳南腔北調兩茫然也知老景無多日只為無多學少年　右聽歌

長笑奔忙損舊顏不如閒坐片時閒也須養得天君

定君是心忙坐也閒　右閒坐

讀雜書得三十五首

至言讀盡理分明千載令人慕賈生直把亡秦喻時事爲君何重爲身輕　右讀賈山至言

賓戲看來頗不倫卻將班固擬儀秦當時世態高功利誰識商巖版築人　右讀答賓戲

病駒跛釋有通時一廢終窮抑士師郎廟有人公道在古來銜鑑不容私　右讀起廢荅

宰相由來不信讒讒人焉得口三緘韓公自信能無懼佛骨先陳䟽一函　右讀釋言

出處心時戲可規次山師道有餘輝讀來事事箴吾

過高揭書齋當佩韋　右讀五規

鶺鴒止妬事何如士妬盈朝不可除儘使眞人費筋力禁中空念放生書　右讀止妬

古人何事說交難反面相戕見面歡獨有雷陳心不變肯令膠漆舊盟寒　右讀交難

鬼神只在有無間聚散分明在眼前伯有當時甚爲厲公孫立後即安然　右讀原鬼

人生有過貴能改不改方爲小丈夫介甫當年能自悔宋家知有播遷無　右讀原過

細評佐說竟如何獨佐人間老釋多中國盡歸夷狄化卻將小鬼認妖魔　右讀佐說

真蘭爭似假蘭芳恍若憸人效色莊從此盜名人不識周公孔子滿岩廊

右讀假蘭說

周武亡殷兵器銷冶工悉泣業蕭條不知四海歸農事耒耜盈田利自饒

右讀冶子言

老懶由來只灌畦耘夫何故事栖栖人生貴在行吾志廊廟山林本不齊

右讀抱灌錄

古來何事稱三教釋老終爲儒道羞借問當今持國者用夷變夏可曾憂

右讀儒辱

復性三篇義頗深卻教初學苦難尋伊川爲道傳心法只向芸窓讀四箴

右讀復性書

爲夫置妾作夫仇跛眇盈前固寵謀贏得夫君稱德

婦不知骨没有戈矛　右讀固寵篇

甘鼠甘言無二種入人骨髓尚茫然須臾釀就滔天
禍父子君臣不保全　右讀甘鼠

形聲既滅鬼何愁一見岑峯得所投多病所須惟藥
物沉痾從此獲全瘳　右讀愁鬼言

先生何事隱羅山見道分明與世關做就羅山一呈言不
離至今芳譽滿人間　右讀羅山襍言

元時文獻重姚歐得謚為文世所褒若把荆公比朱
子公評欲為考亭羞　右讀文評

固知窮達皆由命君子安然只自脩人主不須悲管
輅但從若穴下旌求　右讀辨命論

朱穆昌言論絶交五交三釁理昭昭先施兩字誰能
盡管鮑遺風久寂寥　右讀廣絶交

管晏人才果孰賢一奢一儉已昭然若教平仲當桓
世功與夷吾共比肩　右讀二賢論

爲國先資將畧奇將無謀畧國難支漢家多頼張良
計猶恨當初不盡施　右讀將畧

唆罪當誅亦可哀一時生死不能裁漢家誅跡刑何
慘猶是韓彭舊制來　右讀李陵論

同道稱爲君子朋小人朋是聚蚊蠅人君若不分邪
正國勢傾危到土崩　右讀朋黨論

陳平間計羽疑增疽發彭城亦可矜弑帝江中便歸

去不教遺恨死塡膺　右讀范增傳

鉏擊沙中中副車　郤收圯上老人書　從容納履無難
色　俄頃能將客氣除　右讀留侯傳

似有如無是鬼情　無形聲處有形聲　坡翁郤立全無
論　減郤人間孝子誠　右讀無鬼

荀卿學術本多疵　獨怪承傳有李斯　千載尚爲吾道
賊　豈惟性惡一言私　右讀荀子

漢文德化古來誇　賈誼當時痛哭差　千載明良不相
用　可憐懷寶赴長沙　右讀賈生策

大器由來不可名　春華秋落總生成　若將能事誇人
口　只比瓶盂器易盈　右讀法能

宣父嘗言未見剛沓憑俗眼目爲狂脂韋軟美居高位長劍安能借上方　右讀傲俗

吾生太拙拙無倫一笑還看拙拙文莫怪時人忙乞巧拙多藏壑巧登雲　右讀拙拙論

長見高人說養生屈伸吐納總無憑學仙學聖同歸道只向心頭理七情　右讀養生篇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驤上服父重較輯

古樂府

闕隊操

鄭莊公弟段將爲亂公伐之遂寘其母于城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與公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對曰若闕地及泉隊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予謂公有悔心道之以孝宜無不入君闕隊則誠矣

弟有罪兮母何辜寘母城潁兮呼烏烏人有母我

獨無嘗羨之言兩心脩良心既開言自孚焉所闕隊

理則誣

辭昏操

北戎伐鄭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先是齊侯欲以女妻忽忽辭曰齊大非耦至是齊又請之辭曰無事吾尤不敢今奔齊之急而受室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視吳之以力强齊婚者何如哉

齊大非我耦非耦昏豈宜况復立功總齊師總齊師際以禮强焉委禽頳盈沘

貞劒操

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禍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之語曰貪取禍信哉

既得良玉寶劍是續其欲逐逐謀利不得先取辱何以遂之戒多欲溪壑無厭填不足

謀婦操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其妻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以告其父父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謀及妻妻心不與齊謀及阿母見愈迹是人盡夫語無稽烈女不更應未知君臣失言將咎誰機事不密禍已隨糾也焉用夫妻爲

宣姜篇

衛莊公爲太子急娶於齊宣姜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搆急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急使行急曰不可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盜又殺之

宣姜宣姜衛褒姒搆急以死而反殺其子宣姜本急室莊公奪其情可憐急也死非命壽也何罪先載旌

先戴旌全官肉一愛一悄同就戮盗也可賞亦可戮

結草詞

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命顆曰嫁之及疾病則曰爲殉及卒顆嫁之曰從治命也及戰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獲之夜夢老人曰爾用治命生吾女余是以報陰德可少乎哉

治命都亂命誣顆也從治命嬖妾得嫁夫得嫁夫再生恩不可孤老人結草躓猛夫吁嗟陰德不可無善惡報應如合符

戲御詞

季孫行甫禿晉郤克眇衛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聘於齊使禿者眇者跛僂者各御其似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相與語移日不解齊人曰患自此始矣後果相結伐齊

取之戲果何益乎

眇能視跛能履禿可戴冠僂可舉賦形自天天所與御者相似義何取登臺一笑已失禮諸客不悅又相語同心合力擊其旅盤血要盟終不許凡戲無益識者鄙

夏姬曲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子反欲

取之巫臣復止之巫臣聘於齊及鄭取夏姬
遂奔晉子反怨請以重幣使晉錮巫臣楚共
王曰止其自謀則過矣其爲先君謀則忠何
勞錮焉人君之度也而巫臣益無所容矣
異哉巫臣狎此夏姬楚莊不能妃子反不能妻貴君
不足還賣友聘齊及鄭挾以隨子反重幣假晉威禁
錮終身亦何爲共王遠見人不知謀君則忠已則非
嗚呼巫臣吾誰欺

闕蛇行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
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以傅瑕有貳心殺之可以戒不忠者

鄭厲獲傅瑕懷愧為乞身面許納[illegible]入偽盟認為真
弒君及二子自謂功無倫可憐[illegible]內[illegible]死此恨難成塵
厲心疑瑕詐甜為臣貳心從何說[illegible]未酬身已滅何
似當初死臣節

驪姬詞

晉獻公娶驪姬生奚齊忌[illegible]子使祭齊姜于
曲沃[illegible]公置毒而獻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illegible]小臣亦斃姬曰賊由[illegible]

子奔新城自縊又諡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晋獻内嬖稱驪姬天助惡孽生奚齊欲易太子計亦奇進公毒胙公心疑太子既自縊復諡二子謀亦與奔蒲奔屈公不知君不見漢家雖國命危唐家照國命移區區彘子何難爲

懷嬴操

晋太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晋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勝於雍糾之妻

多矣

夫有情君有命公義私恩本難並不敢從將奉公不敢言私恩全嬴乎嬴乎女中賢絶勝雍糾妻漏言殺夫見獨偏

申池曲

齊懿公爲公子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遊于申池二人浴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公仇不可不遠也

齊懿公其死一何悲既死則歜父復生懷職妻二子抱恨中蓄疑乃使僕乘遊中池嗚呼齊懿公死也真堪悲貪與色心爲迷僕乘何用仇人爲

衷服行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君子曰湯武所必誅

靈公在陳何爲者變一夏姬不能舍乃共二佞戲朝端衷其衵服何苟且公卿宣淫本正言怒難容二賊戕洩冶安得湯武弔伐師鳴鼓聲罪尸諸市

皇華篇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樂奏肆夏文王皆不拜

歌鹿鳴之三則三拜韓獻子問之對曰肆夏

文王不敢與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者曰必

諮於問臣聞訪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

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勝

於慶封遠矣

穆叔知禮叟出群重輕報施明毫分肆夏文王敢當

尊皇華之章拜君恩一言君所惠五善臣所教慶封

使事徒紛紜可歎相鼠君罔聞

宋人獻玉於子罕弗受獻者曰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此所謂惟善以爲寶也

我寶廉兮爾寶玉我廉各相保罕也善養心外物不能擾目飛雲兮耳啼鳥

棄疾歌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人患之王將討子南三泣於棄疾棄疾問之王曰國將討而父子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車裂觀起人問

棄疾入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
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人以
爲旌居之李璀似之
棄疾逢遭遇子南作相身成戾父戮子居已非理棄
父事仇理益乖遭家不造禍已胎事父事君安在哉
嗟之李璀同可哀嗚呼較之李璀同可哀
登臺避弑
齊崔武子娶姜氏美莊公通焉公鞭侍人賈
舉而又近之崔子稱疾公往問之遂從姜氏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無
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

中股反墜遂弑之

有臺斯崇兮其木陰陰有墻斯堅兮其高踰尋彼齊之莊兮不知臺墻之深雖欲從姜兮其勢弗禁草草就死兮色迷其心

爲厲行

伯有爲厲或夢伯有曰吾將殺帶與段既而二子果卒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

至於神明良霄從政三世其用物弘矣而強

死爲鬼不亦宜乎

魄生魂物精多用魂魄死亦存魄生魂伯有厲立公孫及良止思物歸有門魄生魂良霄物弘位亦尊魄生魂宜其能鬼成妖氛

伍尚謳

費無極言於楚王曰太子建與伍奢將叛王執奢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問奮揚曰誰告建對曰臣告之無極曰奢二子才在吳必憂楚合以免其父召之王從之伍尚謂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

死爾能報尚歸與奢[illegible]皆被殺
無極讒行伍奢不禽揚行讒全太子二子伍員憂在
此伍尚來歸伍員止尚也能死孝道全員也能報不
共天可憐才高命獨邅在楚不遇吳亦然至今痛尚
還悲員

夾日飛

楚有雲如赤烏夾日而飛三日楚子問於周
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
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
不穀有大罪天其夭諸又焉移之遂弗禜
赤雲如烏夾日飛災及王身禜之宜王心公惟自責

移孩服賦崇何益不如自此黄屋從王畢一念家

淪徹樂藏膳皆虚文

高士操贈靖川

出守官歸守操廊廟江湖本同道陸有輿山可居水有舟村可投時翁時翁擅風流白眼看世人快哉不忮亦不求

詞

予性嗜山水毎遊畢輙記以小詞凡得三十首其他名園小勝尊俎偶樂者亦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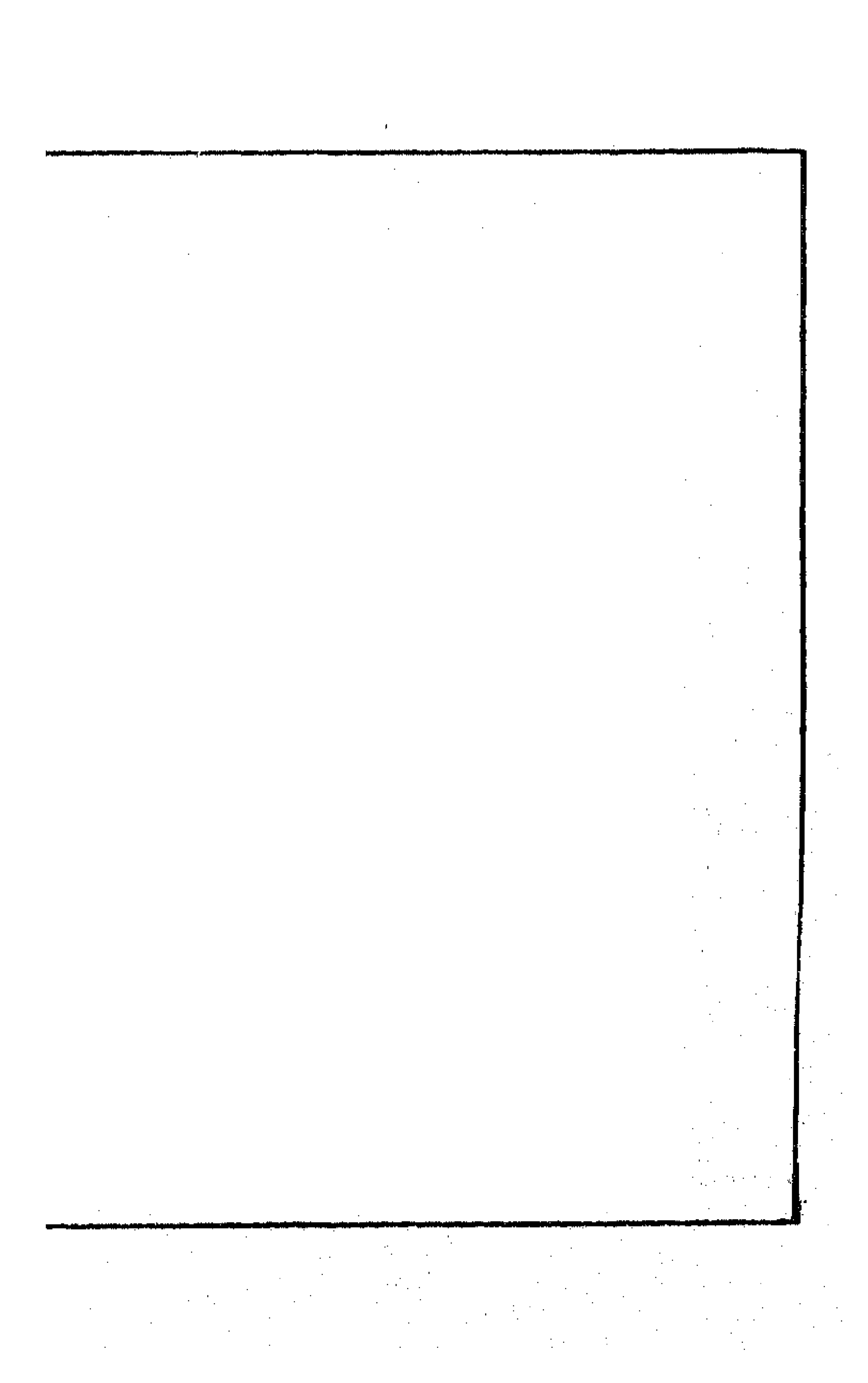
上生寺在真定府定州界叧時遊

武宗駕調因日憶帝京正德已卯秋臣按真

定等府道逆濠反

武宗南征幸其地先迎於半途設午膳隨駕
者大學士臣梁儲尚書臣王憲都御史臣伍
符御史臣孫漳
上既坐臣符奉酒一時無金臺盤朱寧厲聲
曰再敬那個
上不顧偶有一黃蝶集臣符帽
上笑曰伍都堂增一帽頂遂解之
上登小漁船一老翁守之
上撒網濡水濕
上靴
上命責老翁五下又咲曰此等船誰料我來

釋之網得一魚即命烹進兩大觥晚迎入州
用寡婦樂婦為戲次日設宴于州
上喜與臣符藏閣而飲臣符進膳衣袖沾盤
盂
上親為挽之次日幸上生寺
上主佛事蕃漢僧羅列諷詠登塔見四壁詩
即命僧錄之
上大書可矣二字付僧鐫刻持弓射一斑鳩
以其羽分賜各官易銀有差內臣不能勝先
使人逐去鳥雀又明日有山東鎮守太監哭
訴巡按欺侮



原缺

照映片青佛像高乾子難陶日精融化月華饒神下
散福難消　還嫌汝個琉璃屋無遮蓋易飄飄不如
尼父受封褒看殿宇逼雲霄

牛首山　上美子　在南京聚寶門外呂仁卿楊文遠管清之同遊

高樹護烟深歛磴攀雲險遠望長江一縷纖漁火明
還歛　人靜佛香清僧定禪關掩醉後相携坐竹林
然綠衣猶染

獻花岩　牛首相並　巫山一段雲

寶剎高僧住能令鳥獻花錦囊曾見佛留牙千載舊
袈裟　竹徑行呼酒蒲團坐啜茶詩成策馬興偏賒
一路數歸鴉

靈谷寺

好事近　在南京朝陽門外有流觴曲水巖介溪汪雙溪曹曲林景白沙并伯兄觚翁同遊

古寺到應稀松韻磬聲相錯晴日卻攜樽酒坐流觴池閣　煩君休說舊遊時世事已非昨歸去馬遲人倦任烏紗欹落

觀音閣

憶秦娥　在南京北門外二十里枕大江多奇石邵思抑陳魯南易士美景伯時王欽佩同遊

潮初落江心露出觀音閣觀音閣層層怪石是誰開鑿　荻花原上來風惡周郎得計曹瞞錯曹瞞錯尊前風景可憐非昨

鄒嶧山

朝中措　在山東孟子所居奉使督府因謁孟廟登之

宥幽遐經嶼山斜中有大覺禪寺植松杉藓蔭不知

多少年華　門墻數仞碑銘四壁煥瀾雲霞瞻詣滌

登山頂令人仰止無涯

長江　浪淘沙　奉使湖廣經行江中二千里

千古此江流南北從頭滔滔萬里地應浮浪植兩檣

多少巒獨稱源府　景物許誰收沙雁汀鷗見人得

意見人愁閒看野山呼酒坐萬慮都休

金山　柳梢青　雪中同唐雲卿

塔影中流鐘聲兩岸信是江山濁浪轟雷輕帆奔馬

閒處憑欄　多應樂意相閑雲滿地府帆往還匆輿

詩篇衝寒杯酒春到酡顏

北固山　少年遊　在潤州城北傍大江

大江東岸青山擁鬱那得此山奇平臺百尺高松偃竹清蔭護方池　閒攀石磴金焦入望帆影亂相依莫笑狂遊再來何日多是數年期

黃鶴樓　海棠春　在武昌府西臨大江南即鸚鵡洲偕劉方伯德資及二司先生同遊聽琴

何年黃鶴臨軒舞便把個畫樓江滸歲歲有人遊勝事傳今古　謫仙學識還誇題賦更有何人步武聚酒對傍花且把焦桐撫

釣臺　玉蝴蝶　在浙桐江縣登閣一詩識孔生曲於行道

高風嶠古難尋羨客星輝揭錦袍爭似掛羊裘只管

自家清潔　臨水崇臺奇絕儘容完飾有人經此尋

荒祠還說道先生拙

西湖　阮郎歸　遇雨　曹函林夏懷軒范玉可同遊

青青柳子雨霏霏高林聞鳥啼綠遍平堤又長堤六

橋芳草齊　千樹暗萬峯奇樓船相並移遊人偏被

暖風迷夜深猶未歸

惠山　賀聖朝　成雲從顧松岩同遊

惠山自古東南勝曲曲松筠三徑寒泉分脈貫珠飛

何殊一聲清磬　高林幽鳥鳴聲上下帶泉聲相應

偏宜壺榼且歌且飲閒消遊興

寶帶橋　桃源憶故人　吳訒庵周鶴村姜時

川中後河蔣舜咨丁南湖載道赴夏

延撫松泉公席田同遊

垂虹臨水默舒卷風激波聲如喘萬頃太湖流轉灌溉功非淺　曾聞化作龍飛展驚動三吳雞犬今夜水亭雲捲坐看冰輪輾

張公洞　望仙門　伯兄及吳訥齋順山兄弟同遊

洞中奇石簇如雲臥還跨千年古樹露虬根皺龍紋到底難窮詰多應鬼造神屯放歌豪飲到黃昏到黃昏愁殺出無門

虞山　清平樂　鶴村碧崖南湖同遊

吳山多少盡說虞山好竹塢松岩青不了四面湖光圍繞　書臺遺跡茫然還尋拂水風前眼底興衰休

論高情都付啼鵑

尚湖　調金門　前客同遊遇風雪

風驟雪吹散一天飛絮閒弄扁舟隨浪去片帆留不住　掩映虞山竹樹此景新奇難遇寒氣逼人無可禦玉壺消一注

鄧尉山　醜奴兒令　元儒讀書山中同李子弁兒子棨假榻僧寺

千尋結就芙蓉朵烟鎖雲峯碧殿瑤宮翠竹蒼梧映古松　湖光萬頃明圖畫付與衰翁雅稱踈慵只許詩人名姓通

虎山橋　訴衷情　次日寺僧同遊

太湖西曲虎山橋剛占兩山腰湖船小如梭擲忽是

戴魚笛　花影細錦絃調酒盈甌分開眼界打豁胷襟一樂陶陶

太湖　醉花陰　季五山及兒子棨同遊借一小舟

聞湖好愛湖好權借漁船小搖過野山邊還訪梅花早　把酒折梅枝開襟眠細草殘日喚人歸恍似遊蓬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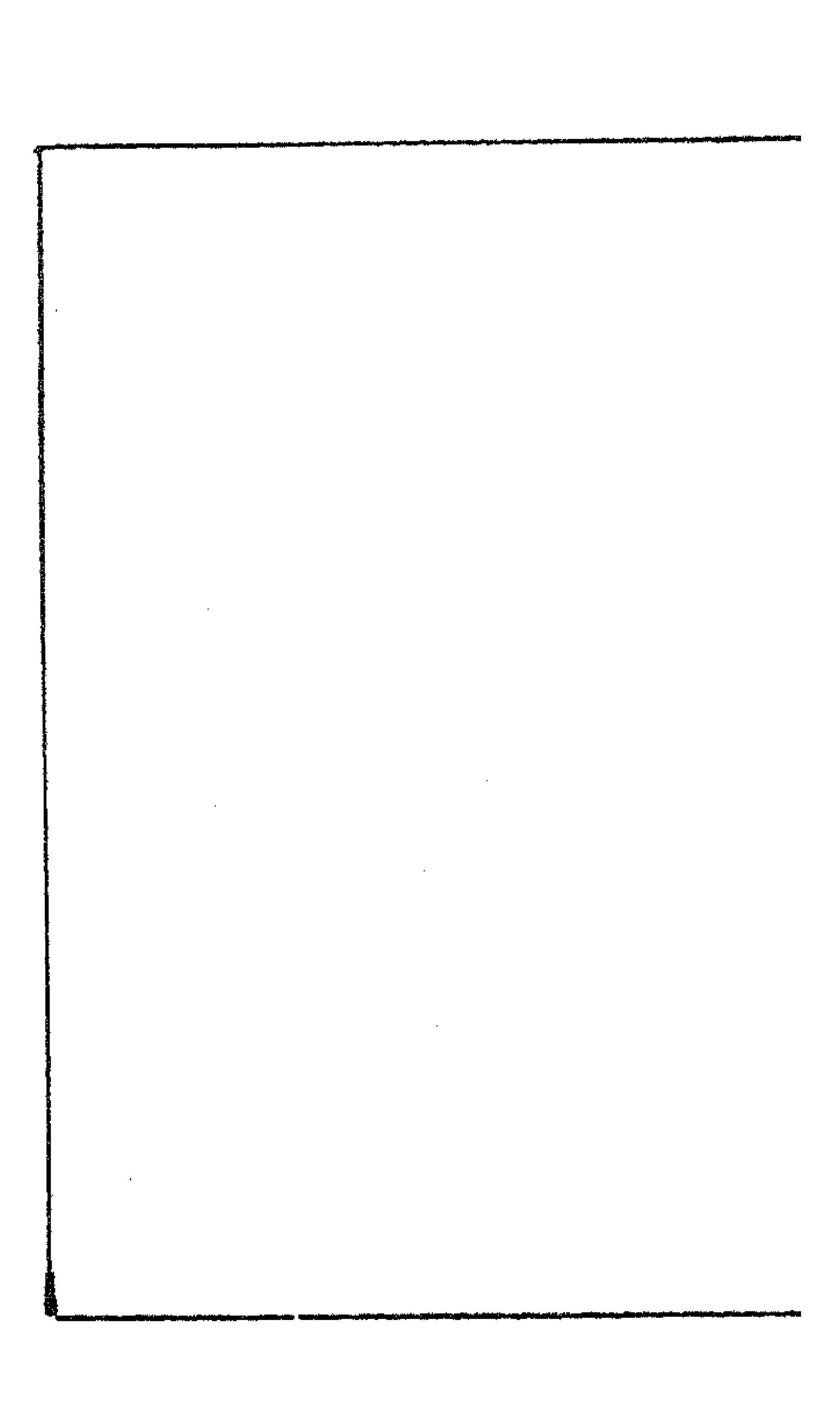
大石　點絳唇　同太常兄渠有松乹伯載道遊

奇石平腴女媧精練都成片玉臺瑶殿俯瞰光搖眩石徑仄欹危步實成戰酒盃堪薦坐定春生面

天池　春光好　同前客宿寺中

天氣好正清明行傍池邊石磴橫聽經聲　携郤聯


原缺



陋巷逢無事便携筇莫待滿頭飛雪嘆龍鍾

吳淞江　漁歌子　顧未齋張石川同遊得大魚

脫江潮平兩岸高人蕩槳擡眼看酒堪沽魚可貫偏稱野王張翰　鴈聲孤鴉影亂忽聞前渡歸人喚水長流人自換對景一聲長嘆

野逸爲張封君作　調謝池春

聖世間人多少雅情高趣小園林此身堪佳甘泉雙井灌名花嘉樹這幽懷更無幽處　功名富貴盡逐浮雲去曉窗明遺經獨註經綸勳業付佳兒陶鑄看恩封五花褒譽

壽周羽士　調畫堂春

秋風吹鬓送新凉竹堂仙侶徜徉洞天深處倒霞觴醉舞霓裳　卅龜火分龍虎玉函經諷琳瑯碧霄騎鶴任翺翔壽域綿長

壽王翁六十　調畫堂春

閒身元自傲王侯太平終日優游問君添得許多籌甲子方周　花塢塢中小轎石湖湖上扁舟儘教難老萬春秋説甚浮丘

江村六適　清江引

江村一適長自誇鎮日多閒暇輕舫太湖邊小轎吳山下興來時月兒高傳玉斝

江村二適長自誇穩臥無驚怕倚檻對花吟掃雪供

茶話到如今做真鴻恩使馬

江村三適長自誇風景真堪畫栖棚滿雞豚隴畝供

禾稼夜燈前對清尊拚醉也

江村四適長自誇客氣俱融化歌舞任癡狂爵祿無

爭掛須知道一身餘都是假

江村五適長自誇不適人疑詐俗累盡開除舊怨都

勾罷總不如假粧聾佯做啞

江村六適長自誇玉樹元無價經史伴長年樽俎陪

清話晚景來這家風真個雅

障語

耆民送縣尹

伏以陟明有典昭大舜取善之誠立賢無方表成湯
執中之德必名實之相副斯薦揚之攸歸恭惟
君侯德器寬宏性資淳朴登名黃甲擅芳譽於一時
分篆花封播仁恩於百里因民利而利再興儒學之
誘以民心爲心咸戴拊循之惠守已惟甘於齏鹽臨
政寔同於廢承卹孤則歲歉備粮寒有衣而飢有食
聽訟則夜深秉燭近者悅而遠者來待學校雅得其
情絃歌夜月接士夫恭而有禮俎豆春風爲儒後之
頻煩則編審必求乎公當謂奸愉之侵擾則懲艾不
爽乎錙銖特已長四知何慚楊震當服三事不忝
張堪古之所謂循良今之所謂豪傑也茲者名騰薦

剡已受知於上官檄捧　銓司將超遷於要地攀轅無計命駕有期排禁苑之雲霞發軔千里沾仙班之雨露極品三孤揭彩陳詞聊以彰其盛事引觴崇酒亦將展其微忱仰冀　尊慈俯垂鑒亮　詞曰

聖世清平賢科貴重　明良際會風雲看出司縣牧自責依存一點仁心敷布民安業雞犬相聞到如今聲名上達政績超群　酬勲名揚薦剡清才高操眼底無倫好攄忠獻納報答　君恩趁此鵬搏時運拼雙翩衝入　天門還應見豐功懋烈照耀乾坤

右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後跋

士人上下數千百載留連緗帙間遇名鄉鉅公之制作靡不欲訂訛補云冀表而傳之以圖不朽况先世遺文忍令不傳或傳久中遭燼軼歟則茲存稿續稿之再付剞劂也小子驤何敢不勉焉驤先高祖侍御畋亭公與

高伯祖太史矯亭公並德請間實臣時號二方先生云子孫或掇名魁或登進士積學種德後先蔚興百六十年来繩繩不絕謂非改亭公獻烈所遺計公仕

武廟時多所建議迨

世宗朝議禮一疏危言侃論守正不阿

所刊奏議若干卷陽明元美兩先生並有述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獨是二稿行世差久散失幾半雖經先子振先府君訂訛補正不幸當於年初志未遂當是時驟尚齠齒值家多難無論不知書即知亦何能及此迄今又十有二載矣簡全編更多遺軼乃

經先子較讐者手澤宛在則不啻詠莪篇而雪涕矣因不憚旁搜凡所載詩歌叙記傳賛誌銘幸稍脩承先子志刻而新之或曰子少孤多艱今尚多予侮業漸零茲疑非急務襄曰作無益害有益小子弗敢若誦揚前人之芬豈有辭焉書以曰紹聞衣德言

言所列德之所昭也乃遂一詮次付

諸梓

崇禎甲申中秋五世孫士驤謹跋

孫甥何爾晋敬書